

“业余”心态 专业水平

——贺圣思先生其人其画

蔡灿臻



金玉满堂



夏至杨梅满山红

期盼已久的“甬上四老”书法集，最近由市书法家协会隆重推出，实乃可喜可贺。

“四老”之一的贺圣思先生，不仅能书，而且善画。作品集除收录他的书法代表作外，还选收了部分绘画、篆刻作品。

(一)

第一次见到圣思先生是在三十年前，当时我还在天一阁上班。有一天在庭院里看到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，同事告诉我，那是贺伯伯。我好生奇怪，这位“贺伯伯”与同事年龄相差无几，怎么叫他“伯伯”？后来我们熟悉了，发现不论年轻人还是同龄人，公开或私下，不少人称他“贺伯伯”，有的领导也这样称呼。据说，在家里，老伴也这样跟他打招呼。“贺伯伯”不知何人何时开始叫起来的，几十年过去，贺伯伯由一头“青丝”被叫到满头“白雪”。

贺伯伯是个可爱的老头儿，率真、风趣、机智，日常生活中，还带点东方朔、阿凡提式的幽默。2018年岁末，鄞州区文联为八十一岁的他举办了一场书画印展，书画界友人以及原单位的同事纷纷到场助兴。观赏展品时一位同事说：“贺伯伯今天成新闻人物了”，他马上自我调侃道：“今天我是个新郎官。”一句话把大伙逗乐了。

贺伯伯为人处事低调内敛。说实在，他在甬城书画界早有名气，但始终以“票友”自许。他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说：“凭自己这般功夫，绝对进不了书画家行列。”说参与一些书画展，是“跟专家搭班，一边享受艺术，一边偷点拳头”。我很赞同著名书法家周律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贺伯伯的评价：“业余心态，专业水平。”

贺伯伯人品清静，甘于寂寞，不事张扬。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张罗过书画展，为数不多的几次也是碍于有关单位和朋友的面子才答应。曾有人表示愿意出资为他作推介，被他婉言谢绝。几次展览所见，开幕式轻松随意，没有通常那种繁琐的程式。“快乐书画展”“一家子书画展”，听听这展名，就非常平民化。

一日三餐，吃饱即可，清空杂念，过简单清爽的生活。贺老师别无嗜好，只喜喝点老茶，上下午各泡上一壶。如果来了客人，一起喝茶聊天。

如今生活好了，许多老人注重养生，而他从不进补，别人送的补品转手就送了人。有一次我瞧见他书房墙上挂着一幅未经装裱的条幅，上书“不养生长寿”几个字。乍一看，觉得有点怪，转念一想，完全符合他自然、简朴的生活理念。陶渊明写过一句诗：“性本爱丘山”，贺伯伯性本如此，并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通过“修为”“求道”达到的那种境界，而是天然就有这样一种品质。2018年出版的《贺圣思书画作品集》自序中，他提出“归于一心”，“一”就

是简单。在简简单单、平平淡淡之中活出了闲适从容。

贺伯伯担任《宁波日报》《宁波晚报》副刊部主任多年，一直热衷于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。退休后，他重操旧好，搞起了书画创作，又有不少人登门求教，他都一一给予指导，不摆架子，不故弄玄虚，讲的全是干货，我就是受益者之一。

他说自己很粗心，大大咧咧，其实内心是细腻的，温润的，对于需要帮助的人，总会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。三年前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我左腿骨折，至今行动不便。有一次我去看他，他执意要送我，跋拉着拖鞋，顶着三伏天火辣辣的太阳，从他家里出来，步行了十多分钟，扶我上了公交车，目送车离去，才放心地回家。

圣思，名如其人，嗜好书画，深于思考。每天都在琢磨书法和绘画艺术。因此，每次与他聊天，他只聊书画。他说，其实每天动笔的时间并不多，恰恰是读书和思考的时间多些，读书让他有更多的体会表现在作品中。

(二)

贺伯伯是甬城书画圈公认的“文人画家”。文人画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人称之为新文人画或学人画，讲究诗、书、画、印相结合，而他便是四者兼擅的文人画家。

他坚持师法传统和师法自然并重，从鉴赏、揣摩、研习和临摹前人作品入手，临摹过徐渭、八大山人、石涛、吴昌硕、黄宾虹等古今名人的大量作品，尤其对齐白石用力最勤。前年，齐白石画展在宁波展览馆举行，贺伯伯站在巨幅照片前与心仪的导师合影，一副虔诚的模样。

齐派艺术崇尚自然、本真，充满对生活、自然万物的热爱，这与贺伯伯的精神气质不谋而合。他研究齐白石很透，又有一些变化，不满意的不去照搬。凭借自己的才气和不懈探索，逐渐形成了散淡天真、稚拙质朴、笔简韵长的画风。

道法自然，抒发真情，是他长期坚持的艺术理念，也是他艺术实践的最大感悟。他说，对所画的题材要特别熟悉，有了自己的感悟后再动笔，才能做到不滞于手，不碍于心。早些年，他利用旅游的机会看祖国名山大川，如今年龄大了不能远游，就观察周遭的万物百态。早晚在小区或附近公园，边散步边观赏各种草木花卉。通过对物象的反复观察、揣摩，逐渐形成脑中构思、胸中之图，笔下之画。他画过不少紫藤，就因为这种植物在住处花园里多有种植。

贺伯伯的画很注重写意精神的体现。写意，一是写，二是意；写是手段，意是目的。首先，他强调书法用笔，画画要写，像写字一样，一笔笔写出来。因为写中有提按顿挫，有顺势贯气，能将心中之意和精神气质通过毛笔真实地流露于画面中。如《墨兰四屏》，他以

草书用笔撇兰叶，《梅竹四屏》和《雁来红新图》的梅干、竹叶与雁来红枝叶的篆隶用笔，《松林觅食图》松鼠尾巴的飞白，以及松石树木的勾勒，笔法取之于古而脱于古，用笔老辣，干脆利落，奔放痛快。

他重视对传统笔墨的继承，但不固守某一种方式。强调笔墨的变化，追求变化中的沟通。既善于用笔，又精于用墨，枯润兼施、畅涩并举，娴熟自如。笔墨关系简单凝练、耐人寻味。他还尝试用焦墨作画，有幅画一大一小两条鱼，仿佛难舍难分母子俩，以率意自然的笔触书写，墨色浓而不腻，干而不燥。简洁明快的画面，配上风格独特的“贺字体”，形成书与画的融通与互补，使整个画面更加协调统一。

细细品赏他的画作，总有一种情感在物象中静悄悄凝聚，通过笔和墨把个人内心世界和生活感悟在宣纸上氤氲生发。一幅条幅题名《紫藤鹤鸣》，巨石后一株紫藤枝繁叶茂，前边两只鹤在草丛中觅食，一派宁静祥和的氛围，寓寄了对平安、和美生活的祈愿。

写意离不开诗意，他注重从生活常态中提炼诗意，善于将无限感怀融入画中，心与境应和，笔与情浸润，一派文人画的气息。他受前人启发，爱自撰诗题跋，以这种传统的形式为花卉着色，为禽鸟传音，为自己抒怀。他曾在一幅条屏上题诗道：“我画紫藤不着花，任凭篆拙出枝丫。无须猜解绳结，笑着东风舞乱麻。”他笔下的紫藤不着一花，不像常见的花团锦簇；以篆拙笔法画枝丫，追求金石气；用S形构图，在散而不散、乱而不乱的变化中求统一。这种诗意的表达，极富情趣和理趣，给人思想启迪。

贺伯伯的作品充盈着对家乡泥土的热爱，将农家风物融入情感流淌于笔端。蔬果冬笋、杨梅、水产鱼虾无不鲜活可人。他还画了一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旧物件，表达了对往昔生活的怀念。条幅《帽筒图》，题款特有意思：“爷爷用它摘过瓜皮帽，爸爸用它将息旱烟管，妈妈用它插过鸡毛掸，我也拿个苍蝇拍挤在这中间，帽筒一代传一绳，不想如今金不换。”原先的寻常之物——帽筒，而今成了文物，将历史长河中普通百姓生活的变迁

定格在一幅画里。

贺伯伯说，最好的画往往图简而意深，包含着深刻的哲理。他画过不少小品，画幅不大，却极为耐看。他喜欢质朴和单纯，喜欢那种不炫技巧、随意朴实的造型和笔墨。我觉得，画面越简单，越见功夫。两只小鸡三支蘑菇，寥寥数笔就是一幅画。八九枚樱桃，几片叶子，配上一句“仙子飞吻落凡间”的题款，瞬间满纸生辉，妙趣四溢。

这种妙趣还体现在他独特的审美趣味上。尿壶，本属不雅之物，如今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小时候大多见过或用过。贺伯伯有幅小品，画的是一个乌龟形状的小什物，旁边放着一把棕刷，左上角题诗曰：“夜夜壶蹲床底，专为老人行方便，明朝不忘勤洗刷，千年寿龟伴汝眠。”语言直白，充满谐趣，借尿壶这件俗物，表达了祝君长寿的高雅题旨。

贺伯伯的画透露出大雅不雕、返璞归真的艺术格调。本着畅神达意的原则，自由表现，率意而为。似信手拈来，没有经营的痕迹，所以充满情趣。他经常以重神轻形、宁拙勿巧、宁朴勿妍、宁虚勿实来提醒自己。一个老耄老人画作中能有童趣和天趣是十分难得的。其画重于水墨，淡于色彩，有些画不涂颜色，只靠很少的线条、墨色来表现，笔下的墨牡丹、墨葡萄，对画家是更高的要求。总之，他追求的不是技巧本身，而是“画外之境”。画内之境可描，画外之境难求，它需要丰厚的学养和生活积淀。因此，他很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。读书多而杂，悟道精而深，对史书、画论、古诗、书法、篆刻、碑帖等方面的书籍多有涉猎。

贺伯伯说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，知识是片段的、零散的，遇到对路的、喜欢的就学。所学知识虽难成系统，但也少了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，比较能放得开。以玩的心态画画，居然“玩”出了名堂。他经常鼓励我画画一定要随意、自由，不能太刻意，胆子大点，放手画。脑子里不要想得太多，否则画出来的东西必然死板。

圣思接千载，老鹤翔万里。愿贺伯伯的艺术之翼在广阔的书画长空中飞得更高更远。



蜘蛛图



山水临稿



王心竟 (1909-1954) 又名心镜，字锡照，山东烟台人，现代北派著名山水画家。

▲王心竟扇面《松下弈棋图》
▲《松下弈棋图》局部
(方向前供图)

可行，可望，可游，可居

——王心竟山水意境之美

方向前

画以意为主，意至而气韵出。

“世之笃论，谓山水有可行者，有可望者，有可游者，有可居者，画凡至此，皆入妙品。”北宋画家郭熙、郭思对中国山水画有如此独到见解。大凡一幅好的山水画，能触发读者可行、可望、可游、可居的感受和愿望。“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，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，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，冬山昏霾霸塞人寂寂。”此言诚然。

画风清秀劲峭，飘逸空灵，古风盎然——王心竟山水画传统功夫扎实，取法多为明代，唐寅、戴进、吴伟等均有涉猎，上追两宋诸家，郭熙、范宽、李成、王诜等各有所取。王心竟山水构图繁密，笔法峭拔俊秀，善用细笔，笔虽细而通幅谐和，疏密开合有致，作品气势恢宏。山水画的感染力在于意境之美。意境是主观的“意”与客观的“境”二者巧妙结合，中国传统山水画在审美意识上具有二重结构，即主观精神的表达与客观事物的艺术再现。王心竟山水画外师造化，但更多从历代山水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，又通过自己的消化理解，再现画家理想中的名山大川，此可谓中得心源。

宋朝是山水画大兴的时代，倡导山水画的写实风格，其绘画勾勒细致，刻画严谨，用墨层层渲染，画法上侧重于真和实。明代山水画延续了宋代画风，其中以浙派和吴门派影响最大，他们善于在山水中描写人物的活动，山水画有意境亦有生活情趣，营造了不一样的山水世界。王心竟的山水画受宋、明山水画的影响最大。

《松下弈棋图》，纸本扇面，画家写于1941年夏，上款人王季扬，系民国初期北京著名金融家、字画收藏家，尤以成扇收藏为最。此作山水与人物和谐统一，营造了一个静谧而美好的自然胜境。作品构图采用平远法，近景与远景组成画面，扇面作品虽小，小尺幅见大境界。此作描写了夏日山水之境，人在山水之间、松壑之下，弈棋、赏景，尽享夏日的清凉与宁静。

作品以工细的笔触写松树、草木，刻画山石、云水。近景中的松树，松针细密，精神抖擞，松旁红叶用双勾细笔绘写，与青色的松树在色泽上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。远景中的山石、云水及树木，以染带勾，层层叠叠，云雾、水气弥漫，意境开阔，画格高远。宋代绘画追求形似，讲究画中之气、韵、思、景、笔、墨，宋代的院体画也以描摹细节、追求精美细腻为主，以取悦宫廷的喜好。细笔山水画成为宋代画坛重要的审美潮流，王心竟的山水画也表现出类似特点。

融人物于山水间，以山水烘托人物，山水有人则“灵”，人与山水共现自然之美。《松下弈棋图》属山水画，但画中的主角则是人物。王心竟山水画中的大人物多写实，它不同于传统大写意山水画中的大人物形象，简单概括，寥寥几笔，勾画出人的神情姿态。王心竟山水画中的大人物借鉴明代唐寅画法，人物在山水中占据相当地位，人物描写较为细致。此作共三个人物，两个高士在松下弈棋，一个书童在旁侍候，人物脸部描写工细，眼睛、鼻子、须眉、发髻均以细笔勾出，衣纹线条流畅挺健，造型姿态富有变化，设色淡雅，画面清新自然，气象高华。山水画作品中人物描写如此精到，体现了王心竟山水画人物的“写实”特点。

“用古人之规矩，抒自己之性灵”，画中寄托了画家的精神与向往。炎炎夏日，去深山避暑乘凉，寻觅休闲养生之佳处，《松下弈棋图》古松遮阴，山风拂面，旁有流水激湍，人置身于此，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复杂的人际，如此生活状态是画家所向往的。

写于1938年的《松溪游艇》，画中高士坐于舟中，举首环景，群峰林立，白云缭绕，湖面波浪荡漾，如此仙境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想必画中高士就是画家自己。石涛说过：“古之须眉，不能生在我之面目；古之肺腑，不能安我之腹膈。我自发我之肺腑，揭我之须眉。”王心竟山水画在传统的山水墨能力超越了当时许多画家，笔墨、格调、气韵、意境堪称一流，遗憾的是风格上少了些自己的东西，还是旧山旧水旧人物，少了些时代气息。尽管如此，王心竟在他的山水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，并非完全照搬古人，从某个角度看，也是“借古开今”的另一种形式。

宋元山水画在创造意境时往往注重细节的真实和诗意追求，随着宋元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，诗意在山水画中得到更多的关注，山水画从侧重客观物象的描摹转向注重主观精神的表现，在山水意境上重视“以情构境”“托物言志”。王心竟山水画虽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写意山水，作品重细节真实，笔墨较为理性，但他的山水画善于营造意境，想象力丰富，画中虽没有洋洋洒洒地赋诗即兴写，但画中的意境却如诗一般优美，让观赏者感受到画中有诗。

王心竟山水画面充实、繁密，体现了画家极强的画面把控能力，同时又能把局部细节表达得精微细致，作品有较高的观赏性。在国家文物局制定的《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标准》(第一批)精品不能出境名单中(共107人)，王心竟与宋文治、何海霞、郑午昌、余任天、赵望云、贺天健、黄君璧等山水大家一起列入该名单，由此可见其山水画的价值和地位。不过，目前艺术市场对其山水画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